

樂

書

十七

樂書卷第九十一

孟子訓義

梁惠王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齊宣王之於國外有遊畋之園內有雪宮之樂遊畋之園則專利而已非與民同利也雪宮之樂則獨樂而已非與民同樂也故有為人下者不得是樂而非其上則為不知命為人上者有是樂而弗與民同則為不知義義命所在則是義命所去則非今王苟知

樂書卷第九十一

獨樂為非而憂樂與民同則在下者亦將以君事為憂樂而不非其上矣以易求之比則樂民之樂而下至於順從師則憂民之憂而民至於從之是憂樂施報之効也故推樂民之樂而樂以天下特憂民之憂而憂以天下則天下雖廣風俗同而如一家中國雖大心德同而如一人萬邦孰不嚮之以為方下民孰不往之以為王哉文王樂以天下而庶民子來宣王憂以天下而百姓見憂如此而已周官膳夫掌王之膳羞備食及徹于造皆以樂特天地之裁荒孔之憂邦之大故然後去樂焉古之王者無終食之間忘憂樂於天下况欲王而與天下同憂樂邪始有憂樂以天下乎憂樂以天下與孔子所謂修己以安人德之

及此以安百姓則百姓莫不不知務此而欲長愛雪宮

之樂難矣哉梁王疑賢者不樂臺沼故曰賢者亦樂此乎齊王疑賢者無雪宮之樂曰賢者亦有此樂乎方命虐民飲食告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凡物負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方命則逆而不行之謂也今夫遊豫有事補助有政先王之命也景公逆先王之命而不行無補助之政以恤民有師行糧食以虐民飲食無節至於若流流連荒亡至於無度斯固不足為諸侯之度適貽彼憂而已蓋順流而下以忘反則其樂無所要宿故謂之流溯流而上以忘反則其樂莫知紀極故謂之連此遊于佚者也從獸無厭則其行妨而不治故謂之荒樂酒無厭則其行喪而不存故謂之亡此淫于樂者也觀景公遊海上踰時弗反則從流上下忘反可知其好弋有至誅典禽之吏則從獸無厭可知其飲酒有至終夕之樂則樂酒無厭可知然則欲觀轉附朝舞豈從禽之地歟遵海而南放于瑯琊豈流連之地歟孔子有云景公奢于臺榭淫於苑囿五音之樂不解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由是觀之晏子諄諄為景公誦之者誠欲憂樂與民同而已昔齊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春出省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師行而糧食其民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卒再拜而命之以寶法亦晏子生景公之意也書曰內作色也外作禽荒甘酒嗜音有

一于此未或不亡孟子特以樂酒無厭言之者舉其甚者故也言興發補不足及助不給者以景公之行適當省耕時故也

景公悅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景公之於齊小有流連之樂大有荒亡之行一聞晏子之言卒知真豫成而有渝不可以無咎故大戒於國不敢慢其事出舍於郊不敢寧其居始興委積發倉廩以補民之不足夫然孰謂不可比先王之觀邪景公二問政於師曠師曠對之必惠民而已景公於是發倉廩以賦衆貧聚府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亦晏子所以畜君之意也然則晏子一言而

利博如此則君臣相悅而志行矣此所以召太師作徵角招之樂也劉向樂書別錄有招本之名豈原諸此蓋徵爲事角爲民君臣之相悅作樂以象成夫豈以獨樂爲哉凡以行政事恤民窮而已則始興發者行政事也補不足者恤民窮也舜作歌以勅天命其要在康庶事制琴以歌南風其要在阜民財而樂以詔名之徵角謂之招豈例此耶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角清徵亦是意也晏子畜君能使之行政事恤民窮如此非健且巽而何自迹觀之畜君固不能無充自心觀之畜君者乃所以好之何尤之有此小畜之初所以言復自道何其咎也左丘明以鬻拳兵諫爲愛君矣是矣然景公不知用勢晏子不知除患卒使田成得志於民雖區區導之以振窮孤亦奚補治亂

之數哉此子夏所以深咎之也且且子之巧孟子所
不然今稱其言若是何邪晏子以其君顯其功雖不
足為而其言在所可取亦聖人所不棄也故周任之
言孔子取之以告求陽虎之言孟子取之以對滕其
可以人廢言早莫非招也或作韶自播之八言言之
或作馨自文之五聲言之言徵招角招則宮商羽之
招可知矣特言徵角豈舉中見上下之意邪然齊有
招樂非特陳公子完奔齊而魯太師摯亦適齊故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禮者政之體制於治定之時樂者德之華作於功成
之後是治者政之所由成功者德之所由致昔之聖
人有能為禮樂之道無欲為禮樂之心故造事而達

禮記卷之九

卷之九

者推至曠之情而有所作造事而窮者因至粗之文
而有所述孔子述而不作者也故於禮執之而已非
有所制也於樂正之而已非有所作也蓋禮自外成
孔子執之而正人以為政樂由中出孔子正之而成
已以為德以迹考之孔子言而履之者皆禮而莫備
於鄉黨行而樂之者皆樂而莫顯於陳蔡以鄉黨之禮
施於有政以陳蔡之樂形容其德彼見見聞聞者惡
有不知之邪子貢之知孔子以此而已然孔子之禮
樂其理一成而不可易其情一盡而不可變故雖歷
百世更百王其能違而弗從乎蓋孔子聖之時道之
管也禮樂之統歸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前乎以功
業而作者不若孔子之至備雖堯舜猶可以賢之况
其下者乎後乎以禮樂而治者不若孔子之大成雖

百世之王莫之能違況去之未遠者乎竊恐子貢之
知孔子對太宰語之問則譬夏之太山而不知所以為
崇對趙簡子之問則譬夏之江河而不知所以為量或
比宮牆之峻而不可入或並日月之明而不可毀以
言乎足以配海以言乎高足以配天彼其知孔子
豈特禮樂哉然孟子語其所知止是者姑道可以法
後世者爾雖然見禮主於知政未始不知德揚雄曰
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是也聞樂主於知德未始不知
政樂記曰審樂以知政是也

樂書卷第九十一終

樂書卷第九十三

孟子訓義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聖人明道之象以制器即器之體以寓象非智至明不足以制之非工至巧不足以述之離婁之明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智之至明者也公輸子之巧能得意於運斤成風之妙工之

樂書卷九十三

至巧者也以至明之智創物而以至巧之工述之不能廢規矩而成方圓是規矩非出於方圓而方圓之所自出者也述天地自然氣數而以聲通之謂之律聲之曲折而成方雜比而成文謂之音聖人推日以配音而以情質因辰以配律而以和音非聽至聰不足以達之師曠之聰能合乎八風之調聽之至聰者也以至聰之耳聽樂不能廢六律而正五音是六律非生於五音而五音之所自生者也蓋方圓之所成五音之所正必本於天性之聰明成於人為之法度然則堯舜雖有聖聰明作元后之道苟不資法度之粗以為仁政其能平治天下使之各當其分而不亂哉傳曰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亦是意也今夫始萬物者

也非仁政不行繼道者仁政也非道不立堯舜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則所謂道者乃所以在之也堯典所言皆道所以在天下舜典所言皆政所以治之在之本也治之末也堯舜一道史之所言如此相為終始而已人君有仁聲仁聞猶離婁之有明公輸子之有巧師曠之有聰也有仁政猶離婁公輸子之以規矩師曠之以六律也報諸中有不忍之仁心形諸外有足聽之仁聞國宜近有以澤天下遠有以法後世然且不足致此者非他不行先王仁政之道云爾有仁心仁聞而不遵先王之法謂之徒善有先王之法而無仁心仁聞謂之徒法齊王恩足及禽獸而功不加百姓其心非不善也而無益於政徒善不足以為政故也禹之法非亡而夏不世王其法非不美也而無益於行徒法不能以自行故也苟主於中者有仁心仁聞之善而輔之以先王之法正於外者有先王之法而主之以仁心仁聞然猶其善不足以為政其法不能以自行自古迄今未之聞也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師曠之聰聖人之法不可廢於天下如此莊周反謂膠離朱之目天下人始含其明權工倮之指天下人始有其巧塞瞽曠之耳天下人始含其聰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蓋非一曲之論將以復道之本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直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所謂規矩

者正方圓之器也準繩者正平直之器也離婁之所
止於日之所視而聖人竭目力焉則能內視無形而
極乎離婁之所不能見師曠之聰止於耳之所能聽
而聖人竭耳力焉則能反聽於無聲而極乎師曠
之所不能聞明雖足以極離婁之所不能視非繼
之以規矩準繩不足以正方圓平直之器聰雖足以極
師曠之所不能聞非繼之以六律不足以正宮商角
徵羽之音昔舜欲作十二章之服以行典禮必命禹
以明之察音律之變以存治忽必命禹以聽之以禹
爲能竭耳目之力故也作服必觀古人之象審音必
本於六律豈繼之規矩準繩六律之意邪彼其於器
械聲音之小者猶若是况宰制天下乎一海內雖竭
心思以盡精微之妙如之何不繼以不忍人之仁政

哉先王有不忍人之仁心斯有不忍人之仁政以不
忍人之仁心行不忍人之仁政其兼愛足以仁民其博
愛足以愛物凡在天地之間體性抱情者吾之仁均
有以周覆之所謂仁覆天下如此而已周官天子執
冒圭以朝諸侯圭以銳爲用象天有生物之仁則其
命之以冒者豈亦仁覆天下之意歟然於耳目言力
於心言思者蓋人以心爲君無爲以運其思於內以
耳目爲官有爲以竭其力於外故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
矣自取之也

水之爲物其出有源其行有委得其地則清非其地
則濁清者爲陽人之所導也以之濯有節之纓豈不

則榮人所尊戴之意邪濁者爲人之所以所賤也以之
濯下體之足豈不仁則辱人所卑賤之意邪由是觀
之水之性未嘗不潔而或清或濁非性之罪也異其
所處以取之而已人之性未嘗不善而或仁或不仁
亦非性之罪也異其所爲以取之而已孟子有稱夏
誣者有稱人有常言者有稱孺子歌者蓋性命之理
人所同然言或在道孟子取之

孟子

離婁下

萬章上

萬章下

離婁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

道德不散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仁義出於道德而為禮樂之體禮樂出於性情而為仁義之用仁者愛也其本在孝而其實見於事親則凡移之於事君者皆仁之華也義者宜也其本在悌而其實見於從兄則凡移之於從長者皆義之華也智之實在於知仁義而其華見於前識禮之實在於節文仁義而其華見於威儀樂之實在於樂仁義而其華見於節奏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豈非智之實在於知仁義歟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則禮制行矣豈非禮之實在於節文仁義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君子樂之雖王天下不與存焉豈非樂之實在於樂仁義歟樂以樂天為至仁義則人道也故於樂特言樂斯二者而已今夫華者實之所自出華無實則文勝實實無華則質勝文自堯舜至於周其文質未嘗不彬彬也周道衰天下以文滅質述墨氏兼愛之道如夷之而不知有仁之實述揚氏為我之道如告子而不知有義之實流至於仲子離母之不仁避兄之不義故孟子反仁義之華而歸之實猶物生之運春則榮華而去木秋則落其華而實之在也孟子言仁義之實以救當世逐末之

弊與老子言道德終於見素抱樸同意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

人之性流通則生厭基則熄樂出於性樂其所自生者也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樂之生也如此其可已乎故由事親之實至於仁眇天下由從兄之實至於義眇天下由智之實其大至於觀遠近由禮之實其節至於同天地樂之生不已而極於日新之盛則天機自動所造皆適足不知所蹈手不知所舞而有盡性術之變豈非真人之息以踵而天機發於此歟孟子言樂及於是亦歸根反本之意也詩序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孟子不同者蓋詩序言情動於中而形於外則始而有終故先手舞後足蹈孟子言樂之生惡可已則終而有始故先足蹈後手舞

萬章上

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徒歌爲謳永言爲歌是謳則未免乎有謳歌則通於心

之甚可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者天與賢則

與賢故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者天與子則與

子故也由是觀之帝王所爲固未嘗有所容心一於順

天而已故堯舜與賢而天受之先天而天不違也禹與

子而天亦受之後天而奉天時也禮運以不獨子其子

爲道行而大同以各子其

所謂均出天與之意乎然

而親之其天得而與之故其

之而已啓以賢繼王而其迹顯人非特得而親之抑且
譽之矣朝覲獄訟謳歌者歸之親之也曰吾君之子譽
之也禮言必先其令聞止於三代之五亦是意歟然朝
覲獄訟者歸之非惟舜啓爲然文王之時萬邦之方朝
覲者歸之也虞芮質厥成獄訟者歸之也下民之王謳
歌者歸之也彼其有天下之實如此卒不有天下者時
而已矣

萬章下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
之也者終條理也

乾之爲卦聖人之分也其位則直西北之維而於物爲
金玉金者陰精之純而生乎西其材從革其聲始隆而
終殺聖人鏗之以爲鐘以譬道之用也王者陽精之純

論語

卷之四

三

而生乎北其材不變其聲清越以長而無隆殺聖人憂
之以爲磬以譬道之體也古之作樂鏗金以始之戛玉
以終之聖人始則出道之用以趨時而有金聲之象終
則反道之體以立本而有玉振之象在易鼎之六五資
剛以趨變而其象爲金鉉上九剛實以不變而其象爲
玉鉉金鉉象聖人之趨時玉鉉象聖人之立本亦金聲
而玉振之之意也易曰成言乎艮又曰終萬物始萬物
苞盛乎艮則始而不終不足以爲成終而不始亦不足
以爲成集大成也者金以成德孔子集道之全以大成
聖則成洪或纖所以條理於其始利用之道也玉振則
終始如一所以條理於其終成德之道也伯夷伊尹
下惠之行足於成德不足於利用故能清者

任者不能和孔子之行非特足於成德又足於和用故
或清或任或和適時而已是金聲者孔子之事玉振之
者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也以金聲爲始條理則終未
必不然以玉振之爲終條理則始未必然是善終者未
必善始而善始者未必不善終斯三聖所以善終不善
始而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終始之也然大成若缺豈非
能不自大成能成其大邪自制行之殊觀之三聖未嘗
不與孔子異自易地而處觀之孔子未嘗不與三聖同
道歲也聖人時也以異而同而已

如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
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
力也

條則有數而不可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聖人之於道
條理於其始則利用而不惑智之事也以譬則巧也條
理於其終則篤於成德而不變聖之事也以譬則力也
力出於人而有極則發而有所至由射至於百步之外
也巧出於天而不窮則至而有所中猶射中於百步之
外也夷惠伊尹之於道能至不能中孔子則能至且中
矣其能至者射之善而能至能中者備其善者也能時
能任能和者聖之善而能時者備其善者也射始於古
至邇逢蒙然後善於中清任和行於三聖至孔子然後
善於時豈非三聖立道之體道始於金聲而玉振之取
諸存乎樂者明之終於巧力之射取諸存乎禮者明之
蓋禮樂法而不說惟法也衆人共由之惟不說也天下
之至道行焉

樂書卷第十五

孟子訓義

告子

盡心上

盡心下

告子

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右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左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上其聲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下其聲爲羽天數五奇地數五偶奇偶相資而五聲成焉蓋五聲之變不可勝窮也而師曠能精之故天下之語樂者其聲必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然耳之於聲天下有同聽

焉必期於師曠者豈以其聰聽出乎其類故邪

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髮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髮必識之矣

外以內爲本功以事爲始故有諸內未嘗不形諸外猶之苟有車必見其軌苟有衣必見其敝也有其事者未嘗不無其功猶之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也今夫善謳如王豹處於淇水而河西以謳相高善歌如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以歌相高其樂心感之然也與韓娥爲曼聲長歌而雍門善歌同意齊莊公伐莒大夫華旋杞殖勇於死敵而一軍披靡卒沒於戎事焉其妻聞而哭之城隅爲之地國公

爲之變其哀心感之然也
門善與同意凡此皆誠之形於內而物應於外爲其事而有其功者也若夫賢者之於國異於是其君用之則言聽計從道洽政治天下雖廣可使風俗同而如一家中國雖大可使心德同而如一人其據諸內而形外爲其事而有功豈特變國俗而已哉淳于髡徒知魯用公儀休子柳子思之賢而不知繆公不師用其道疑之以爲不賢以明孟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亦如此而已豈智者之言邪

盡心上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仁以善爲主善以仁爲用均是仁也有言聲之殊均

是善也有政教之異蓋號令之辭無非仁言也絃歌

之音無非仁聲也仁言則諭之以心而於感人爲外

仁聲則達之以實而於感人爲內此仁言不如仁聲

之入人深也政之所發而可欲者無非善政也教之

所敷而可欲者無非善教也善政以正之而於教爲

粗善教以化之而於政爲妙此善政不如善教之得

民也詩仁言也於風俗則移之而未至於易樂仁聲

也於風俗非特移之又至於易之也豈非仁言不如

仁聲入人深之意與善政則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

善教則以善養人有至於服天下豈非善政不如善

教得民之意歟言之仁者猶若此况不仁者乎教之

善者猶若此况不善者乎然仁言仁聲之所施有及

於貴賤故言人善政善教之所施止於感者而已故

言民與孔子言節用而愛人又言使民以時同意

盡心下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
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舜樂謂之九磬禹樂謂之九夏之樂其奏必以鐘鼓
蓋鐘鼓者樂之器而樂非器也鏗鏘者樂之聲而樂
非聲也樂雖非器未始離乎器雖非聲未始離乎聲
高子以禹有追蠡已弊之鐘謂禹好聲樂為勝於文
王是不知追蠡久而弊節奏久而絕非謂禹之聲尚
文王之聲也今夫城門之軌至於弊者非兩馬之力
所能致鐘之追蠡至於絕者非一世之用所能致高
子以追蠡論禹之聲是猶以城門之軌責兩馬之力
其為不智甚矣由是觀之高子非特固於為詩亦固
於為樂矣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也惡佞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秀非苗也類於苗而亂苗佞非義也假於義而亂義
利口非信也託於信而亂信鄭聲非正樂也雜於樂
而亂樂紫非朱也間於朱而亂朱鄉原非德也似於
德而亂德凡此皆似是而非孔子之所惡也莠之亂
苗其實為易辨故佞與利口似之鄭聲與紫則亂雅
聲正色為難辨故鄉原似之楊雄曰太山之與螳垤
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亦此意
歟孔子曰惡紫之奮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其序與孟子不同何也論語以紫之為害

不及鄭聲，鄭聲之為四害不及，則以故舜命九官先之以夔之典，樂繼之以龍之納言。孔子語顏淵先之以放鄭聲，繼之以遠佞人，其意亦由是也。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十三者而已。而苗莠朱紫聲樂特觸類而取譬者也，其異如此。

樂書卷第九十五終

序樂

原律

備數

審度

和聲

序樂

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樂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声陽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声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比呂文之以五声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由是觀之六律六同所以考五声五声所以成八音八音所以節六舞故先王作樂先之以律同繼之以五声成之以八音終之以六舞則發諸声音形諸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然先王立樂之方先後有倫而不亂

終始有彛而不變循乎道之序君子以成焉明乎樂之序君子以終焉圖之以著制器之象論之以明尚象之意故先同律次五声又次以八音而以歌舞終之此樂之大凡也大象無形大音希声故五声樂之象而非大象也八音樂之器而非大音也大象大音同實於太虛之妙蓋將載道而與之俱矣庸詎不為樂之本歟今夫三才之道參和為冲氣五六之數一貫為中合故參兩合而五声形焉參伍合而八音生焉二六合而十二律成焉其取數雖多要之會歸於中而已是樂以太虛為本而声音律呂又以中声為本也昔伊耆氏實始作樂以謂土位中央而於陰陽為地氣籥生黃鍾而於律呂為中声始於土鼓中声出焉中平黃桴中声發焉卒乎擊鼗為中声也迺樂之所本如此豈不為天地之和人道

之正也哉。雖然樂本於太虛而聲音又本於人心。人心
居中以治五音非聲而所聲者自是而發而聲也。音
該而存焉是知心以情變音以心變本乎哀心感者聲
之變也。噍以收本乎樂心感者聲之變也。嘽以緩至於
本乎喜心敬愛之心而其聲之變也。亦如之。苟窮本知
變則學之情文得矣。知其情者能作知其文者能述。非
深通乎本末者其孰能與此。

原律

昔黃帝正名百物爰命伶倫自大夏之西斷嶰谷之竹
取其自然圓虛者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其
竅之厚且此又制十二筩象鳳凰之鳴別陰陽之聲應
者兩節謂也十二中氣而律呂備矣。此黃鍾所以為律本而律又為
萬事本也。蓋律以竹為管者天生自然之器也。以黍為

系九十六

二

實者天生自然之物也。以天生自然之物實天生自然
之器則分寸之短長容受之多寡聲音之清濁權衡之
輕重一本之自然而人為不預焉。此中和之聲所以出
而大樂所以成也。今夫天地分位則陰陽升降清濁所
以殊音也。寒暑變節則四方列位聲音所以殊響也。斗
杓移指則十二月異辰律呂所以別氣也。然律呂之制
蓋原於數度終於衡量其為數也始乎一二卒乎不可
窮則萬變之多可得而知矣。其為度也始乎毫釐卒乎
不可圍則四海之表可得而揆矣。為量則始自圭撮而
可以量江海雖元氣浩浩可測也。為鈞則始自錙銖而
可以等華嶽雖坤靈磅礴可度也。繇是知聲律之妙不
大不終於細不遺窮高極遠而測深厚造化不能遺其
神不能遁其情況其顯顯者乎。古人嘗謂不出三

一不究通見天之聲律之謂也。天之聲律，
算天地之數，蓋天地之數，播之於樂，動之於聲，
人心變風俗，非至聖孰能與於此。後雖有作樂，
是以人為之，豈貴大主之乘則分寸皆受，寸得不盡，
音輕重安得不紊，紊若然，求陰陽之氣，効於律中，
聲効於樂，亦已難矣。

備數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聖人參天之
始而以肆，百作之，以參伍會之，以錯綜，歷十二
而五數備矣。蓋天地自然之數，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
大於千，衍於萬矣。一之起自黃鍾，六寸之律，是謂一
一變而為七七，繼而為九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
黃鍾之律以九寸為度，自一而始，至九而究，後歸於一。

樂一

而已一之為數，數之宗也。故以一益九而為十，以十益
九而為百，以百益九而為千，以千益九而為萬，一
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其別用也。故體有長，以
以度而不失毫釐，物有多寡，受之以量而無差。安
有輕重平以權衡而不失黍粟，聲有清濁，以律呂
不失五音，夫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
嘗考周禮大司徒九等之法：一曰方田，以御田賦，
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贏分，以御貴賤，
四曰少廣，以御積算，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
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
程以御錯揉，正圓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
十曰之除，以聚之，伶倫為竹管，室灰為候，以揆百
得數而有常矣。先儒謂樂非深考，一辨古制，為姓不

祖冲級術之法為審器具論也

審度

古者以聲為律以身為度故按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臂知尋推而變之而五座審矣今夫以子穀秬黍中者度一黍之廣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一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蓋所以度長短也且黃鍾之律不過九寸然物以三成音以八生以三乘九故二尺七寸而一幅以五乘八故四丈而一疋是始於分終於丈五度之大凡也後世起度之法雖或不一然論分不過孫子之筭術蓋吐絲為忽十忽為步十步論寸不過淮南子之薊粟秋分而禾薊定薊禾穗芒也律數十論丈引不過漢銅竹之法漢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引高一寸廣六分長十寸要之不出以身為度之意也

樂九十六

四

周禮璧羨以起度而禮樂興焉然則先王作樂本之度數稽之齊量而舉得其中則樂之寓諸器數惡往而非中聲哉易緯有十馬尾為分之論是或一說也

聖朝因循唐令以象黍之廣為尺調鍾律測晷景太祖常患雅樂太高詔和峴取王朴尺校司天監銅尺為短四分又出上黨秬黍今峴案之按尺與銅表冥合由是峴論樂聲之高疑在尺短更用銅尺改定鐘石太宗詔李照修正雅樂以太府鐵尺為正比王朴尺長三十比景表尺二寸六分後得河東秬黍大者縱案之然後鑄銅為新尺質之古器唯晉荀勗新造者尤相諸韻可謂密切而有正也阮咸譏之甚矣

和聲

黃鍾律和律皆一元氣也凡音異律皆異分凡五聲皆非

以而聲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
矣是故宮爲君不以律和之則其聲荒其君驕商爲臣
不以律和之則其聲陂其臣壞角爲民不以律和之則
其聲憂其民怨徵爲士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哀其事動
羽爲物不以律和之則其事危其財匱若夫聲以質情
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各安其五聲至於教六
詩又以六律爲之音豈亦律和聲之位而不相奪倫也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意數傳曰律明五義
法取和聲此之謂也莫非聲也有正聲焉有間聲焉故
其聲正直和雅合於律呂謂之正聲此雅頌之音古樂
之發也其聲間雜繁促不協律呂謂之間聲此鄭衛之
音俗樂之發也雅頌之音理而民正鄭衛之曲動而心
淫然則如之何而可不過乎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

二十九

五

平鄭衛不能入也

六終

樂圖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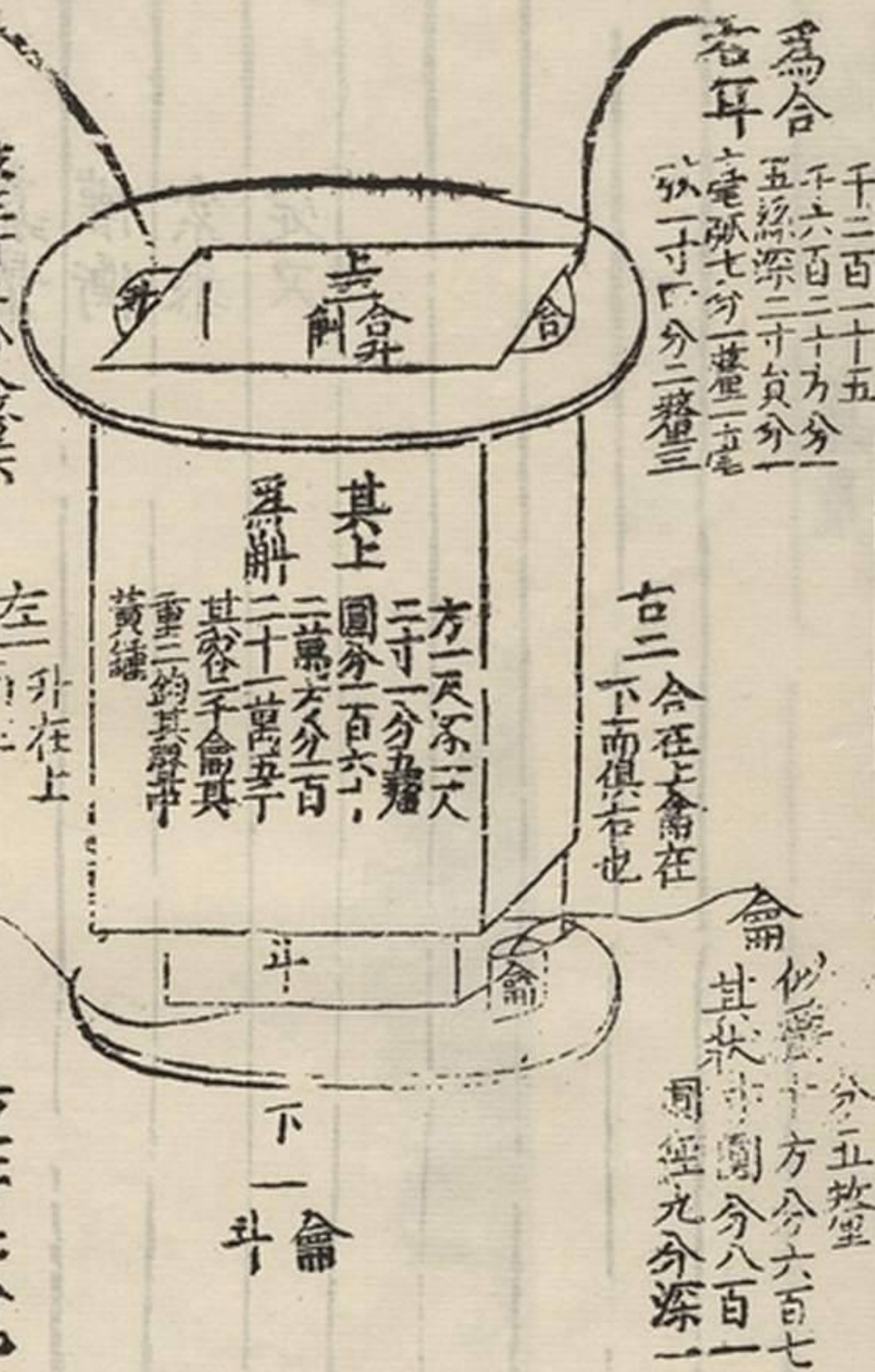
嘉量

權衡

象黍

定尺

嘉量



二千二百二十五

為合 千二百二十五
下六百二十方分
五絲深二寸五分

者耳 毫弧七分一釐五毫
秋一寸四分二釐三

上合

其上 方一尺不六分
二寸一分九釐
圓分二百六
二釐六分百
其容于合其
重二鈞其聲中
黃鍾

古二 合在上合在
下而俱右也

合 似合 方分六百七
其狀 圓分八百一
圓徑九分深一

下斗

弦三寸二分八釐六
分四釐

左 升在上

其下 方六寸七分九釐
釐四釐二釐

為斗 其分十六萬二
千方分十二

古之為量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則量之為器

本於黃鐘之侖也十孫子辨術以大粟為一士十五為少

之為滿深尺內方尺而實一升其重一均声中黃鐘之官

黃鐘之管實千二百黍為合十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

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蓋其制方尺而圓其外旁

有珣上為斛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侖其狀象爵

其圓象規上三下二參天兩地之數也圓而函方左一

右二陰陽之義也其重二均備氣物之數也合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聲中黃鐘之宮始之而反

覆焉人君制器之象也春秋之時齊有四量始於豆區

終於黼鍾豈先王遺制歟反斛声中黃鐘覆斛亦考工

記載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

永啓厥後茲器維則由是觀之量所以為天下則者允

臻其極而已此樂之中聲所假而出也極而論之五度

起於黃鐘之長而禮之意寓焉五量起於黃鐘之侖而

樂之意寓焉禮雖起於度而量實隨之故荀卿論禮必

齊以度量也樂雖起於量而度實兼之故樂記論樂必

稽之度數也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不中

量皆禮之所禁典同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十有二聲

為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者道也度量者器也周

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者以其頒器明道於天下故也北魏斛大而尺長新室

斛小而尺短皆不合乎先王度量則禮樂可知矣唐開

元中將定郊廟之樂因出武延秀所獻銅律玉尺玉斗

升合以考金石當是時銅律已亡九管而正聲三百六

十銅斛二銅稱銅區十四斛左右耳與鬻皆正方積十

而於以至於解其銘曰大唐正觀十年歲次元禎月旅雁
鍾系系校倉成茲嘉量與古玉斗相符亦可謂近古矣
聖朝立照去累黍為倉之法而以水校黃鍾定律斗樂稱
之量雖適一時之用其去古遠矣

權衡

權與物鈞而生衡所以稱物平施而知輕重本起於黃鍾
之重也蓋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有二銖然輕重生乎天
道秋分劃定而禾熟十二劃而常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分
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而倍之
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因而四之故十六兩為一
斤三月而一時三十日而一月故三十斤為一鈞四時而
一歲故四鈞為石後魏王顯達獻古銅權重四鈞此其遺
制也故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而五權謹
矣傳曰大極元氣為黃鍾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
一為日法所以生權黃鍾度量禮樂之所由故劉歆論樂始
於備數和聲中於審度嘉量而終於權衡也
聖朝淳化中詔定稱法至景祐又取漢志子穀秬黍為之
太宗淳化元實錢造為二稱皆近古制李照制鍾律之管
用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升水之重為斤十斤之重為稱然
自立一家之說非古制也

系黍

樂者天地之和律者道和之器先王作樂本於黃鍾之律
其聲本於黍黍之法今夫天降嘉種維秬維秠黍之秬者
一稗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者也以和氣所生之黍黍
中聲所成之樂必假度量權衡而為之是聲之清濁之
以知量之小大權衡之輕重一本於黍黍而口隋文之

考定諸事... 考定諸事... 考定諸事...

至朝本無以也 黍稷尺黍細而尺長胡瑗以精黍界尺黍
六而尺短要皆失於以天生律也房燕之法律徑三分空
十二百黍蓋得周黼漢斛之實其聲下今樂一律有奇也
不以律生尺也由是觀之黍黍之法不在乎縱橫而在正
得天地冲和氣所生者也周得有律黍黍而樂和漢得律
黍黍黍而近古豈在夫縱橫黍黍而已哉隋取羊頭山黍
定尺而不協律非地有肥瘠歲有豐歉也不得天地冲和
氣生黍黍中且真者而已 後漢任城縣產
稱黍三斛八斗

定尺

先王作樂實始黍黍黍真則尺定尺定則律均律均則聲
調是故尺短則律短其聲清而益上尺長則律長其聲濁

梁六十七

四

而益下要皆非中聲御瞽之所幾者也王制曰古者以周
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
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白虎通曰商以十寸為尺周
以八寸為尺故許慎說文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尺
周尺也蓋漢用商尺周兼用之猶周禮以正月之吉為時
王之正兼用正歲為先王之正也考工記嘉量方尺圓其
外八寸之尺也深尺容一鬴十寸之尺也尺雖長短不同

其出璧羨而用之一也 壁羨一制長十寸廣八寸周天用
其長兼用尺專用其長而

已降周迄唐第尺為十六等矣 周尺一也晉而父玉尺二
也深表尺三也漢官尺四

也魏杜夔尺五也晉後尺六也後魏前尺七也中尺八也
後尺九也東後魏尺十也兼也銅俞尺後周王尺十一也

尺十二也盛樂尺十三也天儀尺十四也梁朝尺十五也
尺十三也劉暉天儀尺十四也梁朝尺十五也

李官尺八寸也後世以此考天地陰陽定十二律真聲何異

捕影者邪嘗觀晉武帝泰始中命荀勗校太樂八音

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尺四分有奇爰放周尺
律呂以古器校之第爲七品一曰姑洗五律二曰小呂
王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五曰銅斛六曰古尺七
一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餘並符也
其積密惟阮咸識其聲不合雅後掘得古銅尺與前
四分時人伏咸之妙漢章帝之時舜祠下得玉律尺
與古銅尺近同及蔡邕銅簡以銀錯識之曰黃鍾
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千有二百自斯之外尺律受黍
少並與漢志不同至隋開皇初詔牛洪等議定律呂會
江左得陳氏律管十二吹之以定聲更造樂器高祖
賢聽之曰此聲和雅令人舒緩華夏舊聲也其庶矣
夫律呂真聲蓋與陰陽流通若因聲定尺庶幾協律
尺定聲無自而可繇前一十五等古尺校之惟宋朝人
及蔡邕銅簡咸受千二百黍差與漢志合同兼蘇綽尺亦
相附會是知循聲定尺始可言律矣 聖朝景祐中李照

卷九十一

五

宋祁李隨按協王朴律準高古樂五律禁坊樂二律
太祖皇帝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
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下太常四律別詔取上黨秬黍定星
抄爲龠合升斗以興鐘罍聲量之法去四清聲用十二律

二律之制蓋而正之審今日急務也
言書世學也此年以來楊傑復進四清之說變亂先王十

十粒爲寸十寸爲尺其黃鍾之龠空徑三黍長九寸
合量爲一升十升量爲一斗其一合水

合量爲一升十升量爲一斗其一合水

合量爲一升十升量爲一斗其一合水

